



à Peau de Chagrin

驴皮记

[法国] 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译林出版社



驴皮记

[法国]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LA PEAU DE
CHAGRIN

译林出版社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IS65.44/70



06761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驴皮记／(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郑永慧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La Peau de Chagrin
ISBN 7-80567-498-1

I. 驴... II. ①巴...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3179号

书 名 驴皮记
作 者 [法国]巴尔扎克
译 者 郑永慧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Garnier-Flammarion, Paris, 197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淮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4
字 数 208千
版 次 1996年5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4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497-3/I·255
定 价 (精装本)13.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 给
科学院院士
萨瓦里先生



引自斯特恩的《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第三二二章^①

^① 斯特恩（一七一三——一七六八），英国小说家。在四十六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的生平和见解》，其中有一章的插图是一条蛇形曲线，表示人生命运的曲折。

目 次

法宝.....	1
铁石心肠的女人	68
面临死亡.....	166
尾声.....	252
译后记.....	254

法 宝

去年^①十月末，在赌场开馆的时刻，一个青年走进了王宫大厦^②，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赌博这种恶习之所以受法律保护，让人开设赌馆，主要是因为可以征税。

“先生，请把帽子给我！”栏杆后面一个蹲在阴暗角落的小老头子突然站了起来，用干巴巴的声音带点责备的口气向他叫喊，这小老头子面色苍白，模样儿像是按照非常难看的模子浇铸出来的。

一个人走进赌馆以后，按照规矩第一件事就是拿掉他的帽子。这种行为是否表演福音书里的寓言，还是神的隐喻？或者是同你订立恶毒的契约以索取抵押品的一种方法？又或是强迫你在要赢你钱的人们面前，保持恭敬的态度？抑或是潜伏在社会各个罪恶渊藪的警察，坚决要知道你的帽子店的名字，或者你的名字，如果你曾经在帽子里写上你的名字的话？又或者是要量一量你的头骨的尺寸，以便对赌徒的大脑能力，得出有益的统计数字？面对这种种疑问，行政当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不管怎样，要知道你向赌桌迈进一步，你的帽子已经不属于你，正如你的整个人已经不属于你一样，因为你在赌博，你，你的财产，你的帽子，你的手杖和你的大衣，都在赌博。当你走出赌馆的时候，赌神会以行动来残酷地挖苦你，他向你表明他将你的一切还给你的时候，还为你留下了一点东西。假如你戴着的是顶新帽子，你从这个教训里就会懂得必须定制一套赌徒服装。

① 作者在篇末写下写作日期，是“一八三〇——一八三一”，那么所谓“去年”当指一八二九——一八三〇；但从书中某些情节发生日期来看，“去年”应指一八三〇年。

② 王宫大厦是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群，由黎希留大主教所建，一六三六年赠给法国国王，称为王宫大厦。其南部建有游廊，当时是风雅的交际场所及洽谈生意所在地。

青年人的帽子边缘已经有点脱毛，他把帽子递过去，换回来的是一张有号码的卡片，脸上露出吃惊的样子，这就足够说明他的灵魂还很纯洁，也使那个从年轻时起就卷进赌徒们沸腾的娱乐生活的小老头子，向他瞟了一眼。老头的眼光呆滞而毫无热情，一个哲学家可以从中看出医院病人的凄惨，破产人的漂泊流浪，一大堆窒息的纪录^①，终生的苦役，流亡到夸萨夸尔科斯^②等人生经历。这个人一副长脸，脸色煞白，说明他目前只靠达赛^③的廉价汤来营养；他的模样，正是赌博的惨白形象的赤裸裸的暴露。他脸上的皱纹，隐藏着旧日受尽折磨的痕迹，他一定是领到他的那份微薄的薪金以后，当天就去赌光。他像弩马一样，鞭子在它身上再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使他打一个寒战。输光了的赌徒走出大门时的长吁短叹，他们的默默咒骂，他们的呆滞目光，都不能使他有丝毫激动。他就是**赌神**的化身。如果那个青年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看门狗的悲惨样子，也许他就会说：“这个人的心里只想着**赌博**！”这个活的样板大概是上帝特意安置在那里的，正如上帝将令人讨厌的标志放在所有藏垢纳污处所的门上一样，可惜这个活忠告没能使青年听从，他坚决地走进了大厅。厅里金钱的铿锵声对充满贪婪的人心，正在施展勾魂摄魄的魅力。这个青年大概是受了让·杰克·卢梭全部雄辩的话中最符合逻辑的一句话的驱使，才到这儿来的。这句话的悲惨内涵是这样的：“**是的，我理解一个人可以去赌博，因为那时候他只剩下最后一块银币，除了一搏便只能投入死神的怀抱了。**”

傍晚时分，赌场宛如一首庸俗的诗歌，可是非常动人，就像一出流血的悲剧那样。大厅里挤满了观众和赌徒，一些贫穷的老头子，为了取暖，也在那里流连忘返。到处都是激动的面孔和狂

① 指投水自杀者被救起后，警察的讯问笔录。

② 夸萨夸尔科斯是墨西哥一座城市和一条河流的名字，位于墨西哥特旺特佩克地峡，是离法国十分遥远的地方。

③ 达赛（一七二五—一八〇一）法国化学家。

欢的场面，这些从喝酒开始的狂欢，必然以跳进塞纳河而终结。尽管大厅里充塞着赌徒的气味，由于登场人物过多，使人无法看清赌博恶魔的真面目。夜场赌博是一首真正的重唱曲，整队人都在叫嚷，乐队的每件乐器都在抑扬地奏出自己的旋律。你可以看见许多有身份的人到这儿来花钱找乐，就像他们花钱看戏和上馆子一样，也像他们到娼寮去花钱购买三个月刻骨铭心的悔恨一样^①。可是你能理解一个焦急地等待赌馆开门的人，心中多么兴奋和心跳得多猛烈吗？早上赌徒和晚间赌徒之间的差别，就像一个懒洋洋的丈夫同一个在情妇窗下等待得差不多要昏倒的情夫之间的差别一样。只有在早上，突突直跳的赌瘾才会发作，十足骇人的需要才会出现。这种时候，你可以欣赏到一个真正的赌徒，他不吃、不睡、不过日子、也不思想，因为他受尽了赌输后下加倍赌注赢回来的煎熬，受尽了急切希望在“三十与四十”^②纸牌赌上赢一注的折磨。在这个可诅咒的时刻，你会遇见冷静得可怕的眼光，使你瞧得发呆的面孔，想将纸牌掀起来并把它吞掉的视线。因此赌馆最壮观的时刻是它开馆的时候。如果西班牙有斗牛，罗马有角斗士，巴黎也有王宫大厦足以自傲，这里刺激神经的轮盘赌，给人以欣赏血流成河的快乐，却不致于在血泊中滑倒。你要偷看一眼这个竞技场吗？请走进去吧！……装修多么简陋啊！墙壁上糊满了油垢斑斑的纸，高与人齐，却没有一幅使人灵魂清醒的画像，连钉子也没有一颗，想自杀也不容易。地板又破又脏。大厅中间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一些简陋的草垫椅子密密地围绕桌子摆着，桌上的绿台毯已被金币磨损，这一切，说明到这儿来为着发财和奢侈享受而丧命的人们，却奇怪地对这些毫不奢侈的陈设一点也不在乎。这种人间的矛盾现象只要内心对自己起了强烈的反作用，

① 指染上性病。

② “三十与四十”是一种纸牌赌博：庄家抽牌，排成两行，A为一点，人头为十点，其余照牌面数算；两行相对应的牌点数相加应在三十与四十之间，最接近三十一者胜。

便随处可见。一个情郎总想将自己的情妇放置在绮罗堆中，给她穿上东方柔软的丝绸，然而多数时间他却在简陋的床上占有她。野心家梦想达到权力的顶峰，然而自己却不惜匍伏在地奴颜婢膝。商人躲在一间又潮湿又不卫生的铺子里无声无息地小本经营，赚了钱他盖了一座高楼大厦，然而他的儿子，过早到来的继承人，将因兄弟打官司而从大厦里被赶出去。总之，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一家赌馆更能使人不快的呢？这是一个奇特的问题！人类是喜欢用反面同正面对比的，他用眼前的痛苦来欺骗将来的希望，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将来，来欺骗眼前的痛苦，他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带上前后不一致和软弱的性质。在人间只有灾难是完整无缺的。

青年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有了几个赌客。三个谢顶的老头子，懒洋洋地围着一张绿台毯的赌桌坐着。他们的像石膏一样的脸，同外交官的脸一样毫无表情，说明他们的灵魂早已麻木不仁，他们的心好久以来已经不会激动，即使将老婆的陪嫁财产拿去孤注一掷也无动于衷。一个黑头发、橄榄色面孔的意大利青年，支着肘子，静静地坐在赌桌的一端，似乎在倾听注定要在赌徒耳边秘密叫喊的输赢预告。这个南国青年满脑子里都是黄金和激情。有七八个旁观者站在那里，排成一长行，等待着观看命运变幻的各种场景，观看赌徒的模样，金钱和钱耙的移动。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集中注意力就如同老百姓在刑场上观看刽子手杀头一样。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穿着旧西服，一手拿着记录簿，一手拿着大头针，来登记红方和黑方的获胜次数^①。他是现代的一个坦塔罗斯^②，完全同本世纪的一切享乐不沾边；他是一个没有财富的守财奴，只能以想象中的赌注来赌博；他

① 玩“三十与四十”，纸牌分成两行，一行是红方，一行是黑方，获胜次数分开计算。

② 坦塔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被神罚站在水中，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减退；他头上有果树，肚饿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一切他渴想的东西都不能得到。

是一个有点理智的疯子，惯用幻想来安慰自己的穷苦，对待罪恶和危险有如年轻的神父在主持普通弥撒时对待耶稣圣体一样。在庄家的对面，有一两个善观赌运的聪明的投机家，活像古代的苦役犯，面对着苦役船也不害怕一样，走到庄家的对面，碰碰运气赌三次，赢了就走，他们就靠赢来的钱过日子。两个上了年纪的侍者，抱着胳膊，懒洋洋地在大厅里踱步，不时通过窗户向花园张望一下，似乎要将自己在玻璃上压扁的脸，作为招牌，向行人显示一下。庄家和副手用惨白的眼光向下赌注的人们投射致命的一瞥，然后用尖细的声音喊道：“下赌注吧！”这时候青年推门进来。场内的空气显得更静寂，大家都好奇地掉转头来朝着他。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老头们发呆了，职员们愣住了，看客们，包括那个入迷的意大利人在内，所有的人看见那个陌生人的时候，都涌现了一种可怖的感觉。在这个大厅里，痛苦应加以掩饰，贫困应表现出快乐，绝望应保持稳重，那么，要叫人怜悯，不是必须表现出十分不幸么？要得到同情，不是必须显得软弱无能么？要想使这里的人灵魂受到震动，不是必须有一副凄凉可怕的外表么？这三者在这个青年身上都具备，他一进来就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把所有冰冷的心都震撼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不是也有不少刽子手，为他们即将斩首的处女的满头金发而流泪吗？

赌客们一眼就看出这位新赌客脸上有可怕的秘密，他的青春焕发的容貌覆盖着一层阴霾，他的眼光证实他的种种努力都白白费掉，他的无数希望都成了泡影！可悲的藏而不露的自杀念头，给他的前额添上一层病态的灰白色，苦笑使他的嘴角出现了浅浅的皱纹，他的整个容貌表现出听命运摆布的神态，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的眼睛深处闪烁着隐秘的天才，而眼神暗淡，也许是娱乐生活过分疲劳所致。他的高贵面孔，以前既纯洁又热情，如今既堕落又颓唐，是不是放荡生活在他上面打下了肮脏的烙印？他的眼皮上有黄圈，脸颊上有红晕，医生们一定会归咎于心脏和肺部有病，而诗人们则认为这些痕迹是钻研学问和灯下苦读所造成的。可

是，比疾病更致命的恶习，比学习和钻研更残酷的疾病，使这颗年轻的脑袋变了样：富有生命力的肌肉萎缩了，只稍为接触过美酒、学问和疾病的心被绞碎了。他的进入大厅，如同一个恶名昭著的罪犯走进监狱，受到其他罪犯恭恭敬敬的迎接一样，眼前这班人世间的恶魔，折磨人的专家，也在向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痛苦致敬，向他们用眼睛探测的深深的创伤致敬。他们从他的一言不发的嘲讽中认出了他的王家气魄，从他的破旧衣服中认出了他的风度翩翩，他们是他们的王子！青年的确穿着一件很雅致的燕尾服，可是背心和领带之间接合得非常巧妙，使人怀疑他里面是否还穿着衬衫。他的那双像女人的手是否干净实可怀疑，因为他已经两天不戴手套了！庄家副手同赌场侍者们看见他就打起寒战，那是因为在他的细长、灵巧的身躯和他的稀疏的天然金色鬈发里，还残留着天真纯朴，散发着魅力。他的模样儿只有廿五岁，他的嗜赌似乎纯出偶然。他正在以旺盛的青春活力，同放荡生活作斗争。光明与黑暗，生和死，在他身上进行着搏斗，因而同时出现了高雅和下流。他像一个失掉灵光的天使，迷了路，才到这儿来。因此所有在场的诱导别人做坏事的老行家们，宛如一个掉了牙的老虔婆，眼见一个漂亮少女即将堕落，动了恻隐之心，也几乎要向这位新手叫喊：“离开这里吧！”可是新手笔直走到赌桌旁边，站在那里，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一块金币扔到绿毯子上去，金币滚到黑方；然后，他又像一切有魄力的人一样，痛恨争论和多疑，他用既激动又冷静的眼光向庄家助手瞟了一眼。他的赌注引起大家的极大关注，以致那些老头子都不下注了，只有那个意大利人，以赌徒的狂热，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将一堆金子押在红方，和陌生人恰恰相反。庄家竟忘记了叫喊：“下注！——下注完毕！——不能更改！”这几句话因为每天重复多次，最后竟变成了沙哑而含糊的喊声了。庄家助手把牌摊在桌子上，似乎在祝愿新来的赌徒交好运，他本来就对承办这些黑色娱乐的老板们能否赢钱毫不关心。每位观众都想从这块金币的命运中看到一出悲剧，

看到高尚人生的最后一幕；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决定命运的纸牌。可是尽管他们仔细地轮流察看青年和纸牌，他们也无法从青年冷冰冰和无所谓的脸上看出有任何激动的痕迹。庄家助手正式宣布：“红方双数胜，下新注。”意大利人看见庄家把折叠着的纸币一张张地扔到他面前，不由得深深地喷出一口气。至于那个青年，直到钱耙子伸出来把他的最后一枚拿破仑金币带走的时候，他才明白他一败涂地了。象牙钱耙子碰到金币发出干巴巴的声音，金币像箭一样迅速归并到庄家面前那堆金子里。青年慢慢地闭上眼睛，嘴唇发白，可是他很快就睁开眼皮，嘴唇重新出现珊瑚红色，装出一副看破红尘的英国人模样，走了出去，并没有像别的输钱赌徒那样，用令人心碎的眼光，投向观众，乞求怜悯。在这世界上，一秒钟时间，骰子的一掷，会发生多少事情啊！

赌场的收银伙计在沉默了一阵以后，用拇指和食指拈起那枚金币，给在场的人瞧瞧，微笑着说：

“这一定是他的最后一颗子弹了。”

“他是一个爱冒险的狂热者，准会去投水，”一个赌客环顾四周回答；他是赌场的老主顾，同周围的赌客都彼此熟识。

一个侍者吸了一撮鼻烟大声说了一句：“啊！”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跟着这位先生下注，”一个老头子指着意大利人对同伴们说。

大家都一齐瞧着那位幸运的赌客，他正在用哆嗦着的手去数钞票。

他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喊：‘赌神会因青年人的绝望而惩罚他’。”

庄家说：“他根本不会赌，如果他是内行，就该把金币分三份下注，这样他赢的机会就多一些。”

青年没有要回帽子就走过去了，那个看门的老头，注意到帽子的破旧，一言不发地把帽子还给他，青年机械地递还了牌号，走

下楼梯，嘴里吹起罗西尼的名曲《让心儿狂跳》，吹得那么轻，连他本人也听不见那优美的旋律。

他很快就穿过王宫大厦的长廊，一直走到圣奥诺雷街，向杜伊勒里公园走去，犹犹豫豫地走过公园。他像在沙漠里行走一样，看不见同他擦肩而过的路人，在嘈杂的人声中他只听见一个声音，那就是死神的召唤；最后，他完全陷入毫无知觉的沉思状态中，宛如从前那些关在小车内，朝沙滩广场的断头台驶去的罪犯所陷入的状态一样，这个断头台自从一七九三年以来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自杀包含着不知什么伟大和恐怖的因素。有许多人的垮台是没有危险的，像孩子们从极低处跌下来没有危险一样；可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倒台就不一样，他准是从很高处掉下来的，他已经爬得那么高，一直到了天上，窥见了常人不可进入的某种乐园。他在人生途中所遇见的暴风雨一定是难以平息的，所以才迫使他求助于手枪的枪口，以得到灵魂的平安。多少困居斗室的天才青年，由于在茫茫人海中缺少一位朋友、一个女人来安慰他们，只好面对着厌倦了金钱和感到无聊的人群慢慢地枯萎，以至死亡。一想到这一点，自杀的念头便百倍增长。在自杀同饱含希望到巴黎来的青年之间，只有天知道有多少观念，多少弃置不用的诗篇，多少绝望和压抑的喊声，多少无益的尝试和未成功的杰作，在互相矛盾冲突。每一次自杀都是一首雄伟壮丽的悲歌。试问，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能否找到一本浮出水面的书，在才华上能同下列花边新闻比美的呢？

“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塞纳河艺术桥上投水自尽。”

这条简练的巴黎新闻，足以使一切剧本和小说黯然失色，包括这个古老的书名在内：《光荣的卡埃那万国王，被子女囚禁在狱

里的哀歌》；这是一本失传的书的残篇断简，唯一使斯特恩^①读了后潸然下泪的书，斯特恩本人就是抛妻弃子的。

无数类似的思想正在袭击那个陌生青年，这些思想像破布一样掠过他的心头，就像许多破旗子在一场战斗中拂扬一样。有时他临时卸下思想和回忆的重负，欣赏一下在万绿丛中迎风摆动的小花，可是过不多久，求生的意志同自杀念头的对抗又使他吃了一惊。他抬头仰望天空，只见空中到处是灰色的云，一股股满载伤感的阵风吹来，气氛十分压抑，像是在劝告他还是死了好。他一边向王家桥走去，一边想着以前自杀的人在最后时刻所做过的怪事。他想起了卡斯尔雷爵士^②在割断脖子之前先满足了最平常的方便需要，而奥日^③则找到自己的鼻烟壶，以便一边走向死亡，一边吸鼻烟，他不禁微笑起来。他分析这些古怪行为，并且反躬自问，为什么他在桥上紧靠栏杆给中央菜市场的一个搬运工人让路时，搬运工人身上的白粉稍为弄脏了他的上衣的袖子，他竟然要小心地把灰沙抖掉。他走到了桥顶，用阴沉的目光俯视着河水。

“在水里淹死现在可不是好时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太婆笑着对他说，“这条塞纳河，又脏又冷！”

他报以一个天真无邪的微笑，这说明他的勇气已鼓到了极点。可是突然间他远远地看见了杜伊勒里公园码头上的木屋，屋顶上竖起一块招牌，写着尺把高的大字：“窒息者急救处”，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满怀博爱精神的德舍^④先生，他拿出乐于行善的船桨，飞快地划动，溺水的人如果不幸浮出水面，船桨就会砸破他们的脑袋。他又仿佛看见德舍先生招惹了许多好奇的围观者，找来了医师，准备好熏蒸疗法；他仿佛读到了

① 斯特恩（一七一三—一七六八），英国小说家。见题辞页注解。

② 卡斯尔雷（一七六九—一八二二），英国政治家。巴尔扎克将他的姓 CASTLEREAGH 错拼为 CASTELREAGH。因受众人憎恨，难以忍受而自刎。

③ 奥日（一七七二—一八二九），法兰西学院院士，投塞纳河自杀。

④ 德舍是当时塞纳河救溺委员会的督察。

新闻记者发牢骚的消息，这消息是在一场欢乐的宴会和一个舞女的微笑之间写的；他仿佛听到船夫们数金币的声音，那是塞纳河的市政长官为了捞起他的尸首而赏给船夫们的。他死了倒值五十法郎，他活着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提携的天才，没有朋友，贫无立锥之地，没法吸引人注意，一个社会上无足轻重的人，对国家无用，国家也毫不关心他。他认为在光天化日下自杀太不像话了，他决定在夜间死亡，以便留下一具难以辨认的尸首给这个忽视他的崇高生命的社会。于是他继续往前走，向伏尔泰码头走去，他的懒洋洋的步伐活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消磨时光。当他走到桥的人行道尽头，在码头的角落里正要走下石级时，摆在栏杆上的旧书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差点儿就想讨价还价买几本。他猛然醒悟，微笑起来，以达观的态度把两手插进背心的小口袋里，正要以无忧无虑和冷漠地蔑视一切的神态继续走路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衣袋深处有几枚钱币非常怪异地叮当作响，这使他惊讶不已。一个充满希望的微笑立刻闪耀着他的脸，而且从嘴唇上扩散到整个脸部，扩散到前额，使他的眼睛和阴郁的双颊都发出快乐的光芒。这颗幸福的火星颇像一张烧毁的纸上的火迹，不久就变成黑灰了，青年的脸也是一样，当他迅速地从衣袋里抽出手，发现只有三个苏^①时，他又变得愁容满面了。

“喂！好心的老爷，做做好事吧！做做好事吧！为了圣女卡特琳娜^②，给一个苏，让我买点面包吧！”

一个扫烟囱的小伙子，面孔浮肿，脸色乌黑，浑身皮肤被煤灰染成炭褐色，衣服破烂不堪，伸出手来想拿走他的最后几个苏。

离萨瓦小伙子两步远，一个羞羞怯怯的老穷汉，满脸病容，浑身是病，不要脸地披着一条七穿八洞的破毯子，用粗哑的声音对他说：

① 苏，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

② 求乞的扫烟囱工人是萨瓦人；萨瓦与意大利接壤，所以求乞者夹杂着意大利语，这三句话原文是意大利文：“La carita! La carita! catarina!”。

“老爷，**随您的意思**给点钱吧，我会为您祈祷上帝的……”

可是青年望了老头一眼以后，老头立刻不作声，不乞讨什么了，也许他已经从青年沮丧的脸上看出来他的处境比自己更糟。

“做做好事吧！做做好事吧！”

青年把手里的几个苏给了小伙子和老穷汉，自己离开了人行道，向商店走去，塞纳河的令人揪心的样子实在使他受不了。

“我们祷告上帝让您长命百岁，”两个叫化子对他说。

他来到一家图片商店的橱窗前面，这个差点儿死去的青年，撞见一个年轻女人正从一辆金碧辉煌的豪华马车上下来。他尽情快地欣赏这位迷人的佳丽，她的粉脸被一顶时髦帽子的缎子边檐十分和谐地裹住。他更着迷于她的苗条身材和漂亮的举止。她的长袍下摆被马车的踏脚微微地掀起一角，让他透过紧紧地裹着的白色袜子看到大腿的美丽的轮廓。年轻女子走进商店，讨价还价买了几本画册和一些石印图画，一共花了好几个金币，这些金币在柜台上闪闪发光而且铿锵作响。青年表面上站在门口注视着那些陈列在橱窗里的图画，实际上却飞快地向漂亮的陌生女人送过去一个媚眼，这是一个男人所能投射的最敏锐的眼光，他得到的回报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偶然向过路人投去的眼色。在他说来，这就等于向爱情告别，向女人告别！可惜他的最后而强有力的试探，没有被对方理解，没有打动这轻佻女人的心，没有使她脸红和低垂双眼。这对她意味着什么呢？不过又一次被人爱慕，又一次挑逗起男人的情欲，使她到了夜晚就可以对自己说这句很中听的话：“我今天很美。”青年很快就走到另一个橱窗前面，那个陌生女人上马车的时候，他连头也没有回过来。马车走了，这个奢侈和豪华的最后象征消失了，正如他的生命即将消失一样。他以忧郁的步伐沿着商店走过去，没有多大兴趣观察那些商店陈列的样品。等到商店看完时，他就仔细观察卢浮宫，法兰西学院，巴黎圣母院的钟楼，高等法院的塔楼和艺术桥。这些宏伟的建筑物反映着天空的暗灰色，使自己的外表显得凄凄凉凉，天空射下来稀少的亮

光，给了巴黎一种可怕的气氛，宛如一个漂亮妇人，时而丑，时而美，难以解释。这样说来，大自然本身也参与了阴谋，一起把垂死的人投入痛苦的神志恍惚中。他受有害健康的力量所折磨，这种力量的溶解作用找到了流通于我们神经系统中的流体作为媒介，使他觉得自己的机体不知不觉地处于流动变幻中。这种临终的痛苦使他产生同波浪一样的起落动荡，使他看到的建筑物和人群，都像隔着一层雾，一切东西都在雾里起伏波动。他想摆脱这种肉体反应在灵魂上造成的不安，便走向一家古董店，想给他的感官一点精神粮食，或者在店里为那些艺术品讨价还价直到天黑。这就等于鼓一鼓勇气，或者服一帖补药，因为他就像那些走向断头台的罪犯一样，怀疑自己的力量；可是青年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顿时又恢复信心，像一个同时有两个情人的公爵夫人。他带着轻松的神气走进古玩店，嘴角像醉汉那样挂着固定的微笑。难道他不是醉倒在生存中吗？也许是死亡中？不久他又陷入昏乱状态，看到的事物都呈现奇异的色彩，或者正在蠕蠕而动，其起因一定是由于他的血液循环不正常，一会儿像瀑布那样沸腾，一会儿又像温水般平静和无味。他只要求逛一逛商店，以便搜索一下，商店内是否藏有他中意的奇珍异宝。一个年轻的伙计，胖胖而红润的脸，赭红头发，戴着一顶水獭皮的有舌帽，把看守商店的责任，交给一个乡下老太婆。她是一个女的卡利班^①，这时候正在忙于揩拭一只炉子，炉子的花纹精美绝伦，是贝尔纳·德·帕利西^②的天才杰作。年轻的伙计对客人说：

“您瞧，先生，您瞧！我们在楼下只有普通商品，如果您不嫌麻烦登上二楼，我可以让您看到从开罗来的完美的木乃伊，几种镶嵌的陶瓷器，一些雕刻的乌木，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作品，最新新到的货，精美绝伦。”

① 卡利班是莎士比亚神话剧《暴风雨》中的一个侏儒，父亲是魔鬼，母亲是女巫，喜欢恶作剧，敌视现存秩序。

② 贝尔纳·德·帕利西（约一五一〇—一五八九或一五九〇年），法国陶瓷专家。